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董凝極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一

起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
止庚申宋高宗紹興十年　凡十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劉豫以金命為齊帝越八年金復廢之廢置皆由於金故附見金格張邦昌亦為金所立仍載入宋格者邦昌甫即楚帝位不旋踵為宋臣與劉豫之僭號八年者異矣故異其例

辛亥

宋

紹興元年

春正月帝在越州詔改元釋流以下罪

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尤悍強連兵數萬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俊為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

李成陷江州 未幾復陷筠州

謝克家罷

安定王令詁 太祖後燕王德昭玄孫也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初封子

金

天會九年

春正月以時立愛為侍中張忠嗣為宣政殿大學士

三月烏珠取宋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等州自是涇原熙河二路皆平

達蘭及宋將張榮戰於興化敗績引衆自楚州北歸

夏四月襲西遼和勒端城不克 時聞耶律達

西遼 附

耶律達實康國五年夏金遣耶律伊都來攻和勒端城不克而去

夏

夏主李乾順正德五年春宋同州觀察副使劉惟輔輸款於本國乾順拒不受

夏金遣使來

二月以秦檜參知政事
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於樓子莊羣盜皆遁　俊聞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

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令具封久不舉有司具上應襲封者至是以令詁為安定郡王明年再見

實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未獲尼瑪哈以耶律伊都遼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畨漢及女直軍萬人付伊都使攻達實於漠北和勒端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河東夫運餉和勒端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六月賜昏德公重昏侯時服
秋九月和州回鶻執耶律達實之黨薩巴迪

索西遼耶律達實乾順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達實所往

高麗

國王王楷遣使上表於金乞免索保州亡入邊

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
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
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
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
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
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
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
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
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
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
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
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
來俊與飛遇成於樓子莊
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
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
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

里托迪來獻
冬十月遣將默呼自鳳
翔烏嚕扎哈自階成
出散關約日會攻宋
將吳玠於和尚原烏
嚕扎哈先期至為宋
人所敗默呼攻箭筈
關復不利憤甚謀必
取玠於是烏珠會諸
帥兵十餘萬造浮梁
跨渭自寶雞結連珠
營壘石為城夾澗與
宋軍相拒進薄和尚
原敗績烏珠引還
十一月遷趙氏疏屬於
上京

户金許
之自是
保州封
域始定

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絶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遂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金人陷鞏洮諸州

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於興化達蘭北遁　榮本梁山濼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達蘭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陷泥

以陝西地賜齊

附齊

劉豫阜昌元年

春遣使如金賀正旦

夏李成叛宋來降置招受司於宿州誘宋逋逃　冬金以陝西地畀豫於是豫盡有中原之地

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達蘭收餘衆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於朝遂以榮知泰州

張浚軍閬州分諸將守川陜

金人破福津蹂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趙益昌王庶為利夔制置使節制陜西諸路知興元府

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年五十九謚昭慈獻烈

劉光世復楚州五月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　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

作大宋中興玉寶

張俊追敗李成於黃梅成奔劉豫岳飛招張用降之
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用復寇江西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俊奏飛功第

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六月攢昭慈獻烈皇后於越州　詔侯軍事寧歸葬哲宗園陵
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　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
范宗尹免　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為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為政多私屢為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會侍

御史沈與求奏其罪狀遂落職

八月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王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縶維端以紙

糊其口燔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以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既而罷之張守免　時黄潛善已死張守復薦用伯彥侍御史沈與求論劾之詔伯彥褫新職守亦引疾辭去

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

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説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名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

彼也

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可平惟閩中之寇不一而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湖南江西之間而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寇最急廣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速除為害不細帝深然之

復修日歷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

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歷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

長星見詔求直言

冬十月李回罷

王德殲邵青之衆於崇明沙

獲青送行在　青寇宣州進圍太平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去聚其黨於崇明沙將犯江陰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諜言賊將用火牛德

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以孟庾參知政事

金烏珠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烏珠遁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

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默埒烏嚕扎哈約日會和尚原烏嚕扎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没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已而烏珠將兵十餘萬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

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烏珠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鬄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絶人無固志有謀刼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名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初置見錢關子　時命張浚屯婺州有司請樁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入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於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

以闕子充糴本末免抑配
而榷貨務又止以日輸三
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升越州為紹興府

十一月以孟庾為福建江西
荊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
辛企宗討范汝為不克
其勢益熾乃命庾為宣撫
使發大軍由溫台路入閩
汝為聞之亟入據建州

富直柔罷

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　成
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
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
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
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

壬子

紹興二年

扼巳即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以彗出求直言考功郎魏矼因言治平間彗出東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琦以明賞罰為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參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為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衝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力言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

安定王

天會十年

耶律達實康國

夏

春正月帝在紹興府
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　世忠聞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帥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

令話襲封二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安定王令時燕王德昭玄孫也累官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

六年

夏四月以太祖孫哈喇為安班貝勒皇子富勒呼為固倫烏赫哩貝勒幹布為固倫左貝勒尼瑪哈為固倫右貝勒蕭都元帥烏珠副之鄂爾多為左副元帥

秋九月遣宋使王倫歸國　留倫雲中既久尼瑪哈使烏凌阿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

夏主李乾順正德六年是年耶律伊都謀結燕雲之人圖金事覺金元帥尼瑪哈將誅之伊都父子遁入本國乾順以其兵少

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
深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
諸盜
帝如臨安　從呂頤浩之請
也
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
置御前忠銳軍　分降盜崔
增邵青趙延壽等七人所
部兵名御前忠銳軍隸步
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
遣
帝初御講殿　自巡幸以來
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三月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
原許之知郢州霍明襲殺
仲仲將李橫擊明走之

防禦使時安定郡王令話卒詔遷令時洪州觀察使襲封至四年再見

嘉公邢煥
帝后邢氏父也

我實饋師贊成厥功
上國之臣嘗欲稱兵
南下先大聖惠顧盟
好不許厥後舉兵以
禍吾國果先大聖意
乎況亘古自分南北
主上恭勤英俊並用
期必復古蓋思久遠
之謀歸我二帝太母
復我土疆使南北赤
子無致塗炭亦足以
慰先大聖之靈幸執
事贊之思謀沉思曰
君言是也歸當盡達
之已而粘沒喝至曰
比南朝遣使來問其

不納
高麗
先是國王王楷將遣使入貢於宋宋詔止之畧曰茲移仗衛暫駐江湖如行使之界來恐有司

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荊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諸鎮撫使相為應援仲至郢州調兵明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 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

累官樞密都承旨病免至是卒謚恭簡贈少師追封嘉國公

煥涉學有文節儉自持嘗奏馬仲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黃

意指多不能對思誅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及是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於宋

冬十一月薩里罕請取宗劍外十三州從之

耶律伊都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先是伊都以元帥右都監

之不戒俟休邊境當問聘期至是稽遣禮部員外郎崔惟清等如絲興府貢方物宋帝引見遣還

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其子琮嗣職

夏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　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

曹成陷賀州

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荊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

潛善汪伯彥誤國其言多所裨益識者取焉

留西京誅反出奔其黨蕭高陸伏誅至是部族節度使特古斯捕斬伊都及其諸子函其首以獻

附齊

劉豫阜昌二年春遣使如金表謝賜地　夏從都於汴豫至汴尊祖考為帝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陜西皆屯金軍豫子麟

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瓊楊沂中等皆隸焉帝嘗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檜誠實但檜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閏月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　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

籍鄉兵十餘萬為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孔彦舟叛宋來降　秋劉忠為宋韓世忠所敗自蘄陽來降　冬宋遣潘致堯如金道出楚州楚州通判劉宴因刦其禮幣來奔　豫母翟氏卒遣使告哀於金金遣武良謨來汴弔祭　豫將郭振及宋將王彦戰於白石鎮敗績遂失秦州

州帝命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黄旗招成成聞飛至驚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敗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成

走入邵州

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
事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
宮中賜名瑗　元懿太子
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
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
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
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
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
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
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
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
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
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
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

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
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
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
君宜王今有天下者獨陛
下一人而巳椒寢未繁孤
立無助天其或者深戒陛
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
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
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
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
陵之後寂寞無聞望陛下
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
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
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
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
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

之大感歎至是選泰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於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叛頤浩次於常州王德追延壽至建平誅之　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

韓世忠招曹成降之　世忠

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旼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帥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以李橫為襄郢鎮撫使

頒戒石銘於州縣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翟汝文罷 汝文雖為秦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為金人姦

細故不得久居位

孔彥舟叛降劉豫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二十人　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黄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

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

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至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

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乃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

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為之一空

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

秦檜免榜其罪於朝堂 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於帝曰檜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

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黄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崈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崈禮即以帝意載於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彗星見赦求直言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於蘄陽忠走降劉豫　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盖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

王倫還自金　倫久被金留

至是尼瑪哈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奬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復如金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全蜀

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頼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等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冬十月禁私酤

遣官祫享於温州

十一月李綱至潭州湖南羣盜平

王彦復秦州　彦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至是敗劉豫將郭振於白石鎮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彦節制商虢陜華州軍馬

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　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

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宫

初取江浙湖南月樁錢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樁錢以上供經制繫省封樁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竝不得用所樁不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横賦大為東南民患

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浚聞

樞密院事
三月李横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於牟駝岡横師敗績頳昌復陷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寇陷之
楊太僭號大聖天王詔統制王𤫊會兵討之　太衆日盛復立鍾相少子子儀為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為么云
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附劉豫
五月以韓肖冑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　潘致堯還言

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以功為宋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宋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來降見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侵宋通泰州　秋取宋伊陽於是豫盡有梁衞之地　冬李成取宋襄鄧等六郡

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肖冑及胡松年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冑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

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

詔李横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　以與金議和也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罷宣撫使便宜黜陟

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南安邵武諸州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

衆至雩都迎戰飛麾兵即
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
洞洞髙峻環水止一徑可
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
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
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
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
降因授徐慶等方畧捕諸
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
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
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
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
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書
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
八月翟琮棄軍奔襄陽劉豫

遂陷伊陽

九月吕頤浩免　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攖其鋒比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壯向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頤浩連章待罪會侍御史辛炳等論頤浩過惡遂罷為鎮南節度使提舉洞

霄宫

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淮宣撫使王𤫊岳飛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　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屯池州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𤫊為荆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横奔

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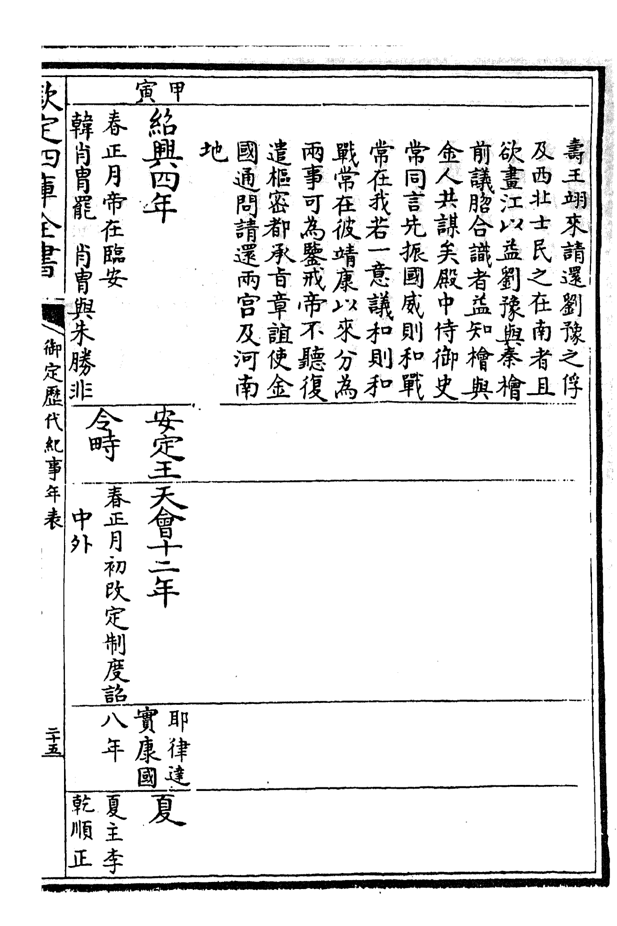
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

從朱勝非之言也

金烏珠陷和尚原　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尼瑪哈使李永



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胳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使金國通問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甲寅

紹興四年

春正月帝在臨安

韓肖胄罷　肖胄與朱勝非

安定王天會十二年

今時

春正月初改定制度詔

中外

耶律達

實康國

八年

夏

夏主李

乾順正

不合力求罷從之
二月席益罷
三月吳玠吳璘與金烏珠戰於仙人關大敗之　先是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罕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

襲封三年以權知行在大宗正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武昌子

岳飛

累官荊南制置使襄漢平以功

三月烏珠等及宋將吳玠吳璘戰於仙人關敗績
夏四月宋將關師古兵敗來降
秋八月宋遣魏良臣來聘
九月遣烏珠等會齊劉豫兵南侵　先是主與尼瑪哈議伐宋會烏珠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恐無成功尼瑪哈曰都監務偷安耳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請

德八年

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烏珠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帥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

授清遠軍節度使封武昌縣開國子明年再見

兵南侵主乃命鄂爾多達蘭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烏珠知地險易使將前軍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冬十月前鋒將聶呼貝勒等及宋韓世忠戰於大儀敗績別將托卜嘉被執

十二月分兵攻宋廬州為宋將牛皋所敗

遣宋使魏良臣南歸

烏珠等自淮引兵還時達蘭屯泗州烏珠屯竹墪鎮為宋韓世

射死者層積翌日敵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帥鋭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之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刼横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

以趙鼎參知政事

呂頤浩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

忠所扼以書幣與宋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來報且言樞密張浚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烏珠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獲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主病篤乃夜引還

附齊

劉豫阜昌四年

春劉夔會金將烏珠

張浚至臨安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　浚雖被名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闕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帥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浚即自行詔以王似為川陜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

夏四月關師古及金人戰於熙河拔金寨數十金人大攻宋仙人關為吳玠所敗夔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　夏宋知壽春府羅興以城降

秋宋岳飛陷郢州守將京超號萬人敵遇害飛趨襄陽時李成鎮襄陽迎戰敗走於是襄陽隨唐鄧州信陽軍皆入於宋豫聞之乞師於金會奉議郎羅誘上南征策豫大喜遂奪民舟五百

衂既而慕洧與金人合兵
攻之師古戰不勝降金
徐俯罷　與趙鼎議不合故
也
以范沖直史館重修神宗哲
宗實録　先是隆祐太后
生辰置酒宫中從容謂帝
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
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
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
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
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
也帝悚然於是名沖重修
之沖乃為神宗考異明示
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
以黄書新修者以朱書世

載戰具以徐文為大
將遣子麟姪猊各將
兵會金將烏珠等南
侵　冬宋淮南將王
師晟等陷壽春府知
府王靖被執　金人
及宋戰不利退師麟
猊不能獨留亦棄輜
重而還

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錄由是三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其後論詆誣罪追貶章惇為昭化節度副使蔡卞為單州團練副使神祖禹子也

五月以岳飛兼荊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

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　朱勝非薦之也

岳飛復襄陽等六郡　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乘城拒飛飛鼔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

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别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皐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苟行營

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
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
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輿
矣
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
督川陜荆襄諸軍事 徐
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
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
鼎為朱勝非所忌除樞密
都督鼎辭以非才帝不許
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
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
浚出使川陜國勢百倍於
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
下有礪山帶河之勢君臣
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

議以被竄逐大抵專黜陟
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
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
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蜀
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
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
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
每以浚為戒今臣當此重
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
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
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
體少寛陛下西顧之憂又
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
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
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
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

難況在萬里之外乎

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

初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尼瑪哈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睢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復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楊太敗官軍於鼎江詔岳飛移兵討之　王𤫊遣忠鋭統制崔增等討太於鼎江師皆敗没太乘大水出兵

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燮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九月朱勝非罷 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帝未許侍御史魏矼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

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時
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
赴川陜陛辭帝曰卿豈可
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
相慶
以沈與求參知政事
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
詔辭懇切世忠感泣曰
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
遂濟師進屯揚州
召張浚於福州　初浚至福
州慮金齊併力窺東南疏
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
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
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
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

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韓世忠大敗金人於大儀追至淮而還　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

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眂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呼貝勒問官軍動息良臣具以所見對貝勒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

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於天長之鵶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

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次於平江　金齊之師日迫帝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淩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趙鼎喜曰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為行宮留守以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瓔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帝遂發臨安

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
會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
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遠
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
策也帝乃止及胡松年自
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
知鼎之有先見也

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於六
師　自豫僭逆朝廷以金
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
其罪以厲六師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
上　浚至見趙鼎執其手
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
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
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

竭節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逵闌烏珠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名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自留鎮江以節度之

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皐救之金兵敗走　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悆嬰城固守求援於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遥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十

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魏良臣還自金　良臣至金尼瑪哈言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仍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矼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攘敵遂不復遣

金人自淮引兵遁　金齊之兵既退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

謂宗社之幸咒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

圖目前之安臣謂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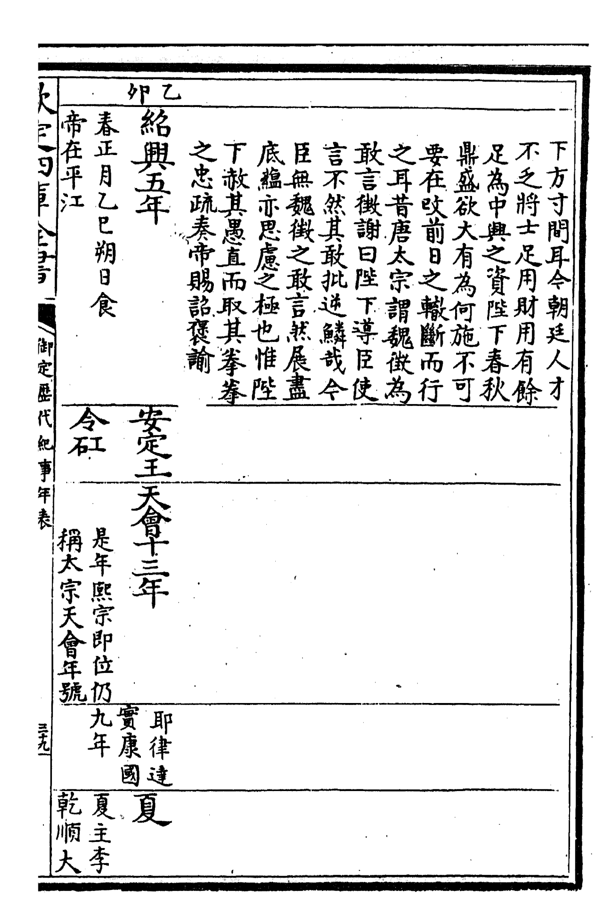
必為之志即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安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天威震驚必有顧為內應者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羸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

無開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概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

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概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陜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

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甲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

敵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



下方寸間耳令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為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藴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帝賜詔褒諭

乙卯

紹興五年

春正月乙巳朔日食

帝在平江

安定王天會十三年

令砼

是年熙宗即位仍稱太宗天會年號

耶律達實康國九年

夏

夏主李乾順大

呂張浚還　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

二月帝還臨安

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

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吳玠復秦州　玠聞虜犯淮

燕王德昭玄孫也累官部武軍兵馬都監紹興四年嗣安定王令時卒至是詔令矼襲封明年再見

建國公

越三年始改元天眷

熙宗諱亶本諱合喇太祖孫徽宗宗峻子

春正月主殂太祖孫亶立　初尼瑪哈烏珠等會朝上京以安班貝勒之重位久虛請立亶主不得已許之至是主卒亶以安班貝勒即位

遣使告哀於齊高麗夏及報即位仍詔齊自今稱臣勿稱子

三月葬太宗於和陵

德元年

高麗

國王王楷遣使如金弔祭賀金主即位

蒙古

蒙古在女直之北唐為蒙兀部

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

作太廟於臨安　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不報

閏月胡松年罷

置總制司　命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孟庾提領

璦初名伯琮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偁次子也紹興二年帝以未育皇嗣選伯琮入宮賜名瑗累官貴州防禦使至

史臣曰天輔草創未遑禮樂之事太宗既滅遼舉宗即議禮制度治歷明時纘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模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宮室苑籞無所增益未聽大臣計傳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甚難矣

以尼瑪哈為太保領三省事封晉國王

夏四月昏德公趙信卒信遺言欲歸葬內

亦號蒙骨斯部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是年金遣兵來侵

總制司先是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為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歲入數百萬緡今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三月張浚視師潭州　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為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

是授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至十二年再見

崇義公

柴叔夏

周世宗之後詔襲封崇義公

武昌公

地主不許遣使致祭及賻贈

五月左副元帥鄂爾多卒　鄂爾多後改名宗輔性寬恕好施惠尚誠實太宗征伐四方諸子皆總戎旅惟鄂爾多常在帷幄魁偉尊嚴人望而畏之卒諡襄穆追封潞王後長子世宗即位追尊為帝

秋九月追尊皇考豐王宗峻為景宣皇帝廟號徽宗皇妣富察氏為惠昭皇后改葬興

囚數百皆太諜者給以文
榜俾招諭諸砦皆驩呼而
去於是相率來降
夏四月罷諸州鎮撫使
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
上皇卒於金　年五十四時
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
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
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
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
何請遂服斬衰朝夕哭金
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
山北向泣血撰文以祭聞
者揮涕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
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

岳飛
封武昌
子二年
為清遠
軍節度
使入覲
改授鎮
寧崇信
軍節度
使進封
武昌郡
開國侯
尋除荊
湖南北
襄陽路

陵
冬十一月以宋國王富
勒呼為太師完顏古
新為尚書左丞相兼
侍中高慶裔為左丞
蕭慶為右丞
是歲命萬戶呼沙呼伐
蒙古

附齊
劉豫阜昌五年
春宋淮西將酈瓊陷
光州守將許約降於
宋　遣使如金弔祭
宋吳玠陷秦州守
臣胡宣被執金將薩

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時慨然慕之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延平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

制置使平湖賊楊太以功加檢校少保進爵為公至十一年再見

里罕集諸道兵往援復為宋人所敗　遣將商元攻宋信陽軍殺其知軍事舒繼明
夏遣使如金賀即位　秋廢宋明堂為講武殿暴風連日
冬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金

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資禀勁特充養完粹平居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五月遣忠訓郎何蘚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寅上疏言女直驚動陵寢刦質二帝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畢詞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直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

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適觀何蘚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絶乃遣蘚行寅因乞外知邵

州
以孟庾知樞密院事
封瑗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
　趙鼎薦徽猷閣待制范
沖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
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
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
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
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
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為
和州防禦使賜名璩
行統元歷　常州布衣陳得
　一所造也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於洞庭
　太死湖湘平　飛奉命討
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

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黄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佐襲周倫砦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

任士安不受王𤫉令無功
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
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
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
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
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
賊走會朝旨召浚還防秋
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
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
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
浚曰何言之易飛曰水
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
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
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
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
乘之八日之内當俘諸酋

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黄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説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傍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

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
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
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
壞太投窮赴水死飛入賊
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
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
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
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
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
也黃誠斬楊太首扶鍾子
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
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
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
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
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秋
七月孟庾罷

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　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座隅

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於涪州　初金人陷洛焞死復甦劉豫聘之不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止於涪闢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沖舉以自代

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丙辰

紹興六年

春正月帝在臨安

二月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

韓世忠圍淮陽金烏珠救之世忠還　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聶呼貝勒摶戰扼其吭而擒之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烏珠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

安定王令砡　襲封二年以同知大宗正事卒

安定王令廣　燕王德昭玄孫北海侯世逢子

天會十四年

春正月太皇太后赫舍哩氏殂　諡欽憲

二月葬欽憲皇后於睿陵

秋八月主追尊先祖堪布曰始祖景元皇帝烏嚕曰德皇帝巴哈曰安皇帝綏赫曰獻祖定昭皇帝烏古鼐曰景祖惠桓皇帝和哩布曰世祖聖肅皇帝頗拉淑曰肅宗穆憲皇帝英格曰穆宗孝平皇帝烏雅舒曰

耶律達實康國十年

是年十月為感天后咸清元年

冬十月達實卒廟號德宗子伊立幼遺命皇后蕭氏權

夏

夏主李乾順大德二年

大理

大理國王段和譽自宗政和末入貢不復通中國間一至黎州互市

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沈與求罷

張浚會諸將於鎮江遣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竝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

也時安定王令矼卒詬授令應閬州觀察使龔封至十三年再見

康宗恭簡皇帝妣皆為皇后復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冬十月齊劉豫遣使乞師不許　時豫將舉兵逆宋師告急於主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主名諸將相議之富勒呼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

國后名托卜嘉既稱制號感天皇后改元咸清

而已至是國王遣使奉表詣廣西求貢象馬於宋詔經畧司護送行在優禮遣還

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通
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
夏四月劉豫陷唐州
起復岳飛為京湖宣撫副使
飛以母喪扶櫬還廬山
累表乞終制不許
六月地震求直言
張浚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
廬州岳飛屯襄陽楊沂中
屯泗州　浚命光世屯合
肥以招北軍沂中領精騎
以佐張俊飛屯襄陽以圖
中原
秋七月以郭浩知金州邵隆
知商州經理商虢
以陳公輔為左司諫　公輔

其弊況前年因豫出
師嘗不利於江上矣
奈何許之主遂不許
豫而遣烏珠提兵黎
陽以觀釁既而豫師
南侵敗績北方大恐
主遣使詰其敗狀始
有廢豫之意矣

附齊

劉豫阜昌六年
春豫聚兵淮陽為宋
韓世忠所圍金將烏
珠來援世忠引去
夏遣兵取宋唐州殺
其判官扈舉臣推官

名還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

張從之等 築劉龍城以窺淮西為宋將王師晟所破統制華知剛被執 秋壽春府復陷於宋 宋岳飛遣將陷鎮汝軍及河南長水縣李成孔彥舟與宋連戰不利遂失蔡州 飛遣王貴等陷虢州盧氏縣豫屯兵唐州及貴等戰不利引還 罷沿海互市時丞相張孝純謂豫曰聞南人久治舟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於我豫懼故

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劉光世復壽春

八月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

吴玠為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於開數以饋餉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陜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

罷之　冬豫聞宋遣兵來討求援於金金不許豫於是以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李鄴為行臺右丞馮長寧為行臺戶部許清臣為兵馬大總管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籍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南侵麟總中路姪猊總東路彥舟總西路猊軍至淮東尋趣定遠麟渡淮次於濠壽之間猊恐孤軍深入為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

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榷酤竒零絹布之征遂為蜀常賦則開作俑之責不能逃焉

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竝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臨安僻在一隅内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號召遠近請臨建康以圖恢復會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命檜庾留守竝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

合而後進至藕塘及宋將楊沂中戰敗績猊以首抵諜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鋭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歸麟在順昌彥舟圍光州聞之俱引還

官至是漸用事

岳飛復蔡州　飛累戰皆捷遣牛臯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㳂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

九月帝如平江

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於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猊於藕塘追麟至南壽春

而還　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乃遣麟猊孔彥舟分三道入寇麟帥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猊帥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彥舟帥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俊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

浚以書戒二將曰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即遣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

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沮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張俊以兵拒之猊帥衆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猊前鋒遇於

越家坊敗之猊至耦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帥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顔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横尸滿野猊與數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彦舟亦解光州圍而去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

韓世忠敗金人於淮陽

趙鼎罷　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縕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

易能保全人不内使乎且光世累世為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悦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

折彦質罷以張守參知政事

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

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説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説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

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丁巳

紹興七年

春正月帝在平江

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以張浚兼樞密使　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焉

濮王仲湜嗣封十一年卒追封儀王謚恭

天會十五年

春正月初用大明歷　司天楊級所造也

二月宋遣王倫來聘

夏六月高慶裔有罪伏誅

秋七月尼瑪哈以憂卒　初主名尼瑪

感天后

咸清二年

夏

夏主李乾順大德三年

吐蕃

何蘚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　蘚還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上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謚曰顯

孝子士從士街士籛士衎士歆　仲湜事母以孝聞喜親圖史性酷嗜珊瑚大者一株至以數百千售之帝曰以民膏血易無

哈為相以鄂爾多代守雲中尼瑪哈遂失兵柄富勒呼欲挫尼瑪哈因其所善尚書左丞高慶裔以贓敗下獄尼瑪哈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其罪主不許慶裔臨刑尼瑪哈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慶裔嘗教之反凡尼瑪哈之黨連坐者甚衆尼瑪哈恚悶絶食縱飲而死　尼瑪哈後改名宗翰累官太保尚書令封晉

是年吐蕃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等附於宋　繼忠本名董合宋熙寧中賜今名

肅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
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
退而上疏曰陛下思慕兩
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誓
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
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亦
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
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
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
罪將誰執念昔陜蜀之行
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於
北刷此至恥惟爾是屬而
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令
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
黜不許時帝遇朔望猶率
羣臣遥拜淵聖中丞廖剛

用之物
朕所不
忍仲湜
慚不能
對

成公呂
頤浩
紹興三
年罷同
平章事
提舉洞
霄宮累
除浙西

國王後改贈秦王謚
桓忠
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達蘭為左副
元帥封魯國王烏珠
右副元帥封瀋王
知樞密院事兼侍中時
立愛致仕封鄭國公
尋卒
十一月烏珠襲汴執齊
帝劉豫廢為蜀王立
行臺尚書省於汴
初豫由尼瑪哈高慶
裔得立故奉二人特
厚烏珠及諸將多憾
之豫兵敗藕塘金人

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君安撫制
之已為君則兄之可也但置大使
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從知臨安
府至是以明堂禮成封成國公至九年再見

之
以秦檜為樞密使
二月癸巳朔日食
遣王倫如金　詔以倫為奉
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達
蘭日河南之地上國既不
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三月帝如建康
以呂祉參謀都督府軍事張
宗元為參議官
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
遥尊宣和皇后韋氏為皇太
后　帝嘗謂輔臣曰宣和

榮公劉光世累官江東淮西

欲廢豫及尼瑪哈死
宋岳飛因遣間齎蠟
書與豫約同誅烏珠
烏珠得書大驚馳白
於主於是廢豫之意
益決會豫請立子麟
為太子主曰徐當遣
人咨訪河南百姓豫
雖意沮而猶日遣使
乞師南侵詔建元帥
府於太原令豫兵悉
聽節制而以蘇伯為
左都監屯太原
為右都監屯河間
復分戍陳蔡汝亳潁
許諸郡至是尚書省

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為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遂尊為皇太后

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　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為六軍命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

宣撫使是年引疾請解兵柄拜少師萬壽觀使封榮國公至九年再見

奏豫治國無狀主遂令達蘭烏珠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名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烏珠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烏珠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畧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

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

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

乃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曰自今不僉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似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呼沙呼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足錢九千八百

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隷飛而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府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

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於二帥達蘭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十二月與家屬俱徙臨潢府

詔明年改元天眷大赦以烏頁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遣宋使王倫歸國尋復來聘

附齊

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
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
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
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
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
府判官監其軍

五月名胡安國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未至而罷　張浚
薦安國帝名之將行聞陳
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
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
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
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
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
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
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

劉豫阜昌七年
春遣諜縱火淮甸燔
宋劉光世儲藏尋又
焚鎮江　秋宋將酈
瓊以兵四萬來降豫
大喜御文德殿見之
授瓊靜難軍節度使
知拱州瓊勸豫南侵
豫復乞師於金不報
冬金遣達蘭烏珠
潛至汴豫被執降封
蜀王尋併子麟徙於
臨潢府　豫稱大號
凡八年而廢於是張
孝純張昂李鄴李成
孔彥舟酈瓊闕師古

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

諸人盡入於金矣

兵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復與祠

六月沈與求卒　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以其諳練通達克己聽納卒謚忠敏

岳飛奉詔入朝遂遣還鎮累詔趣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悅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臣願提兵討金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

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
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
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帥六
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
意所向人人用命
秋八月以張俊為淮西宣撫
使
名淮西副統制酈瓊赴行在
瓊以衆叛降劉豫執呂祉
殺之　時以王德為淮西
都統制瓊副之瓊與德素
等夷不相下及祉還朝德
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
御史臺乃名德還建康仍
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
廬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

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濶畧況小嫌耶當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怒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而名已赴行在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

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之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拒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揺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時有得祉括髪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詔張俊自盱眙移屯廬州於